



世界怪奇 实话

下

牧逸马

MAKITSUMA

日本推理文作選
すいり

曹逸冰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世界怪奇实话



曹逸冰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怪奇实话. 下 / (日) 牧逸马著; 曹逸冰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1
(日本推理名作选)
ISBN 978-7-5463-4444-7

I. ①世… II. ①牧… ②曹… III. ①推理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9871号

世界怪奇实话 (下)

作 者 [日]牧逸马
译 者 曹逸冰
出 品 人 周殿富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划编辑 渠 诚
责任编辑 聂文聪 李瑞玲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25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3398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jlpg-bj.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463-4444-7

定价 2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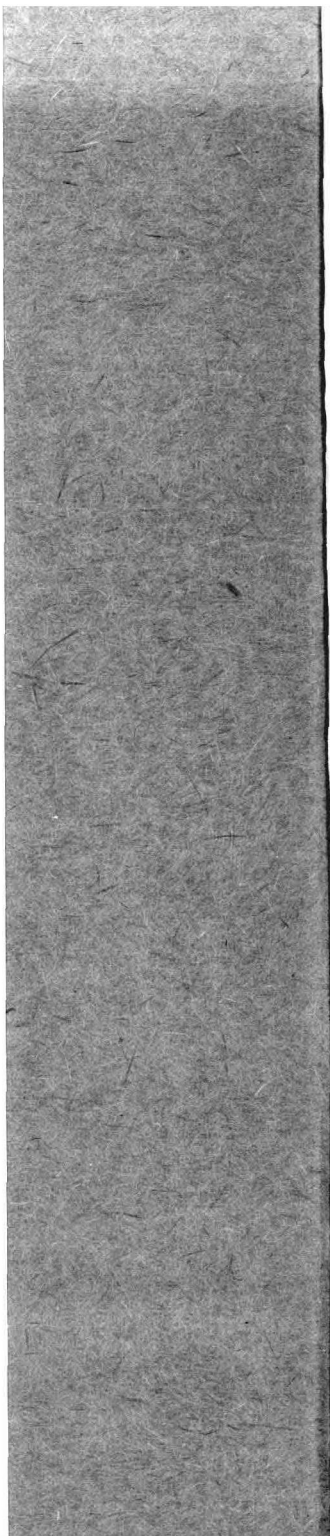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 010-63109462-1040

长谷川海太郎 | 1900—1935

HASEGAWA KAITARO

日本新潟县佐渡郡出生，曾赴美国留学，归国后以“谷让次”之名创作美国见闻录，以“林不忘”之名创作剑侠小说，以“牧逸马”之名创作犯罪实录小说；1935年6月29日因哮喘病发作而猝死，年仅三十五岁。海太郎此人阅历颇丰，又是博闻强记，其作品因之甚受都市女性的欢迎，屡有洛阳纸贵之势，成为当时文坛的异数。他所塑造的独臂剑侠丹下左膳，是日本影视史上长盛不衰的经典人物形象；而他呕心沥血所作之《世界怪奇实话》更是日本历代推理作家公认的灵感和素材源泉。后世崇拜他的一众作家里面，最有名的大概要数岛田庄司——他曾特意编选过一本《牧逸马的世界怪奇实话》，并自称道：“我没有任何资格来评价这部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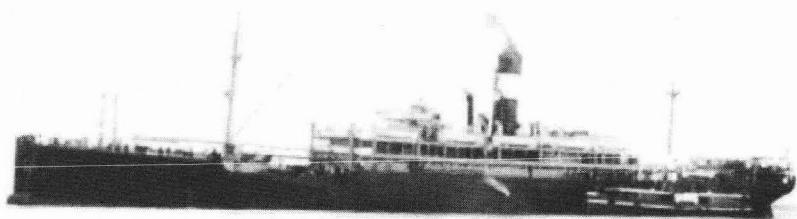


日本推理名作选

すいり

牧逸马

MAKI TSUMA



沉默的水平线——莫名消失在大海上的一万六千多吨的瓦拉塔号客船。



张一森博士之罪——张一森博士与其妻子魏顺淑。



何为战争——女神般的法国间谍路易·杜·巴塔尼耶。



海底元帅——与巡洋舰一起沉入海底的霍雷·霍华德·基钦纳元帅。

梦野久作（三卷）
甲贺三郎（二卷）
浜尾四郎（二卷）
小栗虫太郎卷
黑岩泪香・小酒井不木卷



坂口安吾作品集

《明治开化安吾捕物帖（上）》
《明治开化安吾捕物帖（下）》

《不连续杀人事件》

北山猛邦作品集

《“钟城”杀人事件》
《“琉璃城”杀人事件》

《“爱丽丝·镜城”杀人事件》
《“断头台城”杀人事件》

海野十三作品集

《三个人的双胞胎》
《地狱使者》

《蝇男》
《深夜市长》

山本禾太郎作品集

《仙人掌之花》
《抱茗荷之说》

《小笛事件》

冈本绮堂作品集

《阿文的魂魄》
《春天雪融时》
《鹰的去向》
《蝴蝶合战》
《妖银杏》
《雷兽与蛇》

《紫鲤鱼》
《正雪绘马》
《妖狐传》
《幽灵棚子》
《夜叉神堂》
《白蝶怪》

小栗虫太郎作品集

《完全犯罪》
《人外魔境》

《后光杀人事件》

目录

沉默的水平线.....	〇〇一
被大卸八块的搓澡工.....	〇二一
张一森博士之罪.....	〇五五
何为战争.....	一一一
神变美容师.....	一五五
海底元帅.....	一八七
培尔根兰德号.....	二〇三
老大永眠.....	二二五
珍宝船队.....	二四九
人间蒸发的男子.....	二六七
女王蜘蛛.....	二八五
西洋狗张子.....	三〇一

沉默的水平线



沈黙の水平線

世界上发生过多起船只突然失踪的案例。整艘船，从乘客到乘务员，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本章中将要介绍的瓦拉塔号客船失踪事件，是最近发生的比较有名的消失事件。一万六千多吨的大客船就那么消失了，好像它从来就没存在过一般。客船与船员、客人一起消失在汪洋大海中，就好像它只是一团烟雾，被风给吹散了；又或者它只是一块冰，融化在了水里。

一九〇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瓦拉塔号从南非达班港出发，前往英国伦敦。包括船长在内共有船员一百一十九人，乘客九十二人。这艘船是英国和澳大利亚间的定期客船，眼下正在南非的达班港稍事休整，准备返回伦敦。船的下一站是南非的开普敦。

瓦拉塔号是一艘顶级的新船，刚完成处女航，这是第二

次航行。船长在试航的时候也没有发现任何异样，只是觉得船体的稳定性有些欠缺。上一次出航的时候船长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船也和人一样，是非常敏感的有机体。

总之，七月二十六日，瓦拉塔号离开了达班港。次日上午，瓦拉塔号追上了比自己小一个级别的克兰·马金太雅号。马金太雅号是瓦拉塔号出港后唯一见过它的船，他们见到瓦拉塔号时，瓦拉塔号还很正常。那个时代的船还没有配备无线电设备，两艘船通过船头的旗帜信号传达了问候。

“瓦拉塔号，驶往开普敦，请问贵船的船名和目的地？”

“克兰·马金太雅号，同样前往开普敦。”

“祝你们一路顺风！”

“谢谢。也祝你们一路顺风！”

海员们都很讲礼貌。两艘船打过招呼后就分道扬镳了。瓦拉塔号吨数高，速度也快，不一会儿就把克兰·马金太雅号甩在身后，消失在了地平线上。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人见过瓦拉塔号的踪影，就好像它从地球上完全消失了一般。只有这段见证了大海恐怖力量的传说，还在为人们津津乐道。

“瓦拉塔”是浪漫的别名，是海上怪谈中的一朵奇葩，是诗人们追求的梦想，不断刺激着作家们的想象力——当然，对船上的人们来说，“瓦拉塔”就未见得很浪漫了，众多雄伟壮丽的海洋冒险小说都是建立在该传说之上的。明治末期以来，日本出现了许多面向少年的海洋冒险故事，其基础都是这一传说。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克兰·马金太雅号。它因为速度较慢，一直落在瓦拉塔号后面。

笔者曾于某年一月前往澳大利亚的悉尼，在当地逗留了两月，体验了一把南半球的隆冬。确切说来，不是“隆冬”，而是“盛夏”，因为南北半球的冬夏是颠倒的。元旦当天，笔者是在澳大利亚的沙滩上度过的。强烈的日光照射在白色的沙滩上，令人晕眩。高大的椰子树随风摇摆。这分明是三伏天的风景。交通巡警站在太阳伞下，穿着白色制服，戴着头盔，热得直喘气。悉尼的街景总是让笔者觉得十分怪异。

南半球的一、二月是盛夏，七、八月则是隆冬。虽说是“隆冬”，却非我们北半球人想象中的隆冬——南非亦然。

七月末，从达班港到开普敦的这段海路正值隆冬，灰绿色的大海咆哮着，天空的颜色甚是昏暗。沉重的海风时不时会带来倾盆大雨。海鸥也不会跟着船进港。小货船克兰·马金太雅号在黑色的汪洋上前进着，发动机的声音很是单调。

据说克兰·马金太雅号在行驶的过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暴风雨。可是还有人说，当时虽然有暴风雨，可是这段海路在冬天经常会刮暴风雨。第三种说法则称，根本没有刮过什么暴风雨，天气好得出奇，克兰·马金太雅号行驶得十分顺利。主张三种说法的人各有证据，现在也无从考证。我们假设第一种说法是真的。克兰·马金太雅号被瓦拉塔号超过之后，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大暴风雨。克兰·马金太雅号在

暴风雨中挣扎了整整两天，比原定日程晚了许多，可还是来到了目的地开普敦。入港之后，克兰·马金太雅号就按照规定向海事局提交了报告，内容包括在路上遇见了比自己晚出发的瓦拉塔号，以及瓦拉塔号也将来到开普敦港，并报告本船因为暴风雨的缘故晚到了。然而，当时瓦拉塔号还没有到港。可是谁都没有担心。毕竟，连克兰·马金太雅号这样的小船都能平安度过，瓦拉塔号这样的新船怎么可能不行呢？大家都觉得瓦拉塔号只是比原定计划晚到而已，不一会儿就会出现在港口的。他们觉得瓦拉塔号一定是遇到了机械故障，开不快，或是引擎出了问题，切换成了手动模式。总之大家都乐观地相信瓦拉塔号一定会到港。可是，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四天过去了，瓦拉塔号还是没来。人们开始担心了。乘客的家人和朋友们都按捺不住紧张的心情，拥进开普敦港进行咨询。可是港口也没有听到任何消息。瓦拉塔号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就好像大海突然开了个口子，把船吞了下去一样。在克兰·马金太雅号见到瓦拉塔号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船只见过它了。有许多船只来往于这条航线，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且其他船只也没有见到遇难船的痕迹，就连漂浮在海上的货物的踪影都没见到（船只在遇难的时候，为了提高行驶速度会抛弃一些货物）。总之，人们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瓦拉塔号的蛛丝马迹。

达班港和开普敦港为了调查瓦拉塔号的行踪，费尽了心思。日子却一天天过去了。

一般来说，海上刮暴风雨的时候，沿岸居民会发现一些破碎的木片或是毁坏的器具。这些东西是跟着海流漂到附近的海岸上的。然而，当时却没有发生这种现象。没人能够解释瓦拉塔号的去向。英国政府还派出驱逐舰进行搜索，除此之外，南非海岸防卫队、公司的搜索队、开普敦和达班港的义勇船队、各个海洋团体提供的搜索船、沿岸各个村庄的渔船都纷纷展开调查，甚至连土著的独木舟都用上了。搜查工作整整持续了几个月，可是依然没有发现瓦拉塔号的行踪。甚至连漂流物都没有发现。就像笔者刚才介绍的那样，遇到海难的船只一般都会留下一些漂流物。在搜查工作陷入绝望之后，蓝锚汽船公司还派出搜索船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搜索，总航程长达一万五千海里，可还是没找到任何线索。其他地方派出的搜索队也纷纷失望而归。瓦拉塔号的失踪，至

今都未得出一个明确结论。

当时，许多人为了解决这一谜题，纷纷提出假设。

假设A——瓦拉塔号出现了严重的机械故障，失去了行驶能力，被海流冲到了南极海域。担忧、饥饿与南极的冷空气将乘虚而入，将船上的人杀个片甲不留。瓦拉塔号就这样与文明社会阴阳两隔了。

假说B——不，不是那样。船身出现了几道裂缝，或是浪太高，海水透过甲板上的船舱渗进了船里。于是整艘船就这么沉了下去，所以才会找不到任何碎片和尸体。

假说C——瓦拉塔号也遇到了克兰·马金太雅号所说的大暴风雨，船体失去了平衡，便下沉了。这应该是最简单的一种假说了。而且船长也曾在处女航之后提到，船的稳定性不太好。所以这种假说应该是最妥当的。

现在，假说C是其中流传最广者。然而，这些假说都是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上，那就是：瓦拉塔号的确遭遇到了克兰·马金太雅号所说的大暴风雨。不过，有许多数据都表明瓦拉塔号的确有些“头重脚轻”，而且当时搭载了許多货物。如果它遇到了暴风雨，船体晃动，货物偏向于船体的某一侧，就很有可能导致船体倾斜。倾斜了的船体更加无法抵御一波又一波的巨浪，就这样沉入了海底。有一位旅客搭乘瓦拉塔号从澳洲来到达班港，觉得船体“头重脚轻”，摇晃得很厉害，不太放心，就临时更改了行程，没有坐瓦拉塔号前往开普敦。他是个虔诚的人——大概是神明托梦给他让